

## 湖南汨罗方言中的“AA 哩”“ABB 哩”\*

陈山青

中山大学中文系、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要** 文章详细描写湖南汨罗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式“AA 哩”、“ABB 哩”，分析其构成规律、表义特点、语法功能和生成机制，并对词尾“哩”的语源及“ABB 哩”的形成途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 汨罗方言、形容词、重叠、哩

湖南汨罗方言中存在大量的“AA 哩”、“ABB 哩”，如：木桥走倚摇摇哩(木桥走起来摇晃得很厉害)，一把嘴巴莫齐<sup>①</sup>是强嘎嘎哩(一张嘴别这样强词夺理)。日本学者香坂顺一(1997: 235)注意过形容词重叠式后加“里”(如“好好里”)，并且认为该重叠式在明代资料话本类里多见，而在现代已经消失。但是据我们的了解，“AA 里/哩”虽然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见不到，可是在南部方言中仍普遍存在(主要写“哩”或“里”，还有“俚”、“仵”、“立”等多种写法)。而且，随着汉语单词的复音化，除了“AA 里/哩”，还普遍存在着“ABB 里/哩”。汨罗方言“AA 哩”、“ABB 哩”颇有值得讨论之处，对于揭示汉语“AA 里”(“ABB 里”)的构成和演变有一定的帮助。本文详细描写汨罗方言的各种“AA 哩”、“ABB 哩”，分析其表义特点、语法功能和生成机制，并探讨“哩”的语源及“ABB 哩”的形成途径。

□[li]在汨罗方言中是多种虚成分的形式，写作“哩”或“俚”或“里”，除了构成“AA 哩”、“ABB 哩”，还主要有以下 3 种：①代词词尾(读[li<sup>33</sup>]），如“我俚我们”、“何里(怎么、为什么)”；②副词词尾(读[li<sup>21</sup>]），如“抱得抱哩(偶尔)”；③语气助词(陈述语气读[li<sup>33</sup>]，疑问语气读[li<sup>45</sup>]），如“我有来，怕你走得哩(我没来，想你出去了呢)”，“你个手机哩(你的手机呢)？”

汨罗话“AA 哩”、“ABB 哩”中的“哩”读轻声[li<sup>21</sup>]，只粘附在重叠式末尾，有自身的语法意义，和以上 4 种□[li]不同。下文除特别说明，“哩”均指这种重叠式中的词尾。

文中所记以作者的母语——长乐镇话为准；写不出本字的用同音字替代，且在字的右上角加小等号“=”(辨<sup>≡</sup>粘)，写不出本字又无同音字代替的用“□”表示，并标注国际音标。

### 一 “AA 哩”和“ABB 哩”

汨罗方言“AA 哩”和“ABB 哩”是具有共同语义特征(见“二”部分)和语法功能(见“三”部分)的两种形式，前者由一个单音语素重叠加词尾“哩”构成，后者由两个语素作“ABB”

\* 本文得到导师施其生教授的悉心指导；业师唐钰明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初稿曾于第二届汉语语法南粤论坛(肇庆，2008.11)上宣读，承蒙陆俭明教授、马真教授、彭小川教授、方平权教授指正，在此一并致谢！会后进行了修改，尚存问题均由笔者负责。

式重叠再加上“哩”构成。不管 A 或 B 是哪种词性的语素，所构成的“AA 哩”或“ABB 哩”在意义上都像一个状态形容词。例如“射”是个动词，表示“发射”的动作，构成“射射哩”，就成了一个形容词性成分，形容如射箭般迅速(如“他射射哩跑开得他射箭般飞快地跑掉了”)；“云翻”可视为主谓结构，重叠加上“哩”后构成“云翻翻哩”，表示的是乌云翻滚的状态(如“今日云翻翻哩，要落大雨今天乌云滚滚，要下大雨”)。“AA 哩”或“ABB 哩”的意义和“A”或“AB”、“A+B”不同，前者是描写某种情状的，后者表达的只是词汇意义，即使由形容词性成分构成，也和单个的形容词不同，例如“呆呆哩呆呆的”比“呆迟钝；不灵敏”多了一些形象的意义，程度也有所增强。

汨罗方言的“AA 哩”(如“溜溜哩很光滑”)、“ABB 哩”(如“饭巴巴哩形容粘着饭的样子”)中，“A”(溜、饭)是词根，“BB”(巴巴)是叠音构词成分，“哩”是词尾，粘附性强，不能单用，无实义，类似古汉语中的形容词后缀“然”，有“……的样子(或情状)”的意味。“哩”是格式中不可缺少的成分，离开“哩”，“AA(溜溜)”和“ABB(饭巴巴)”就不能说。

### 1.1 “AA 哩”的构成

“AA 哩”的词根“A”一般由拟声词、动词、形容词性语素充当。“A”大多能单用，如下面只有②中“惊惊哩形容担惊受怕的样子”的“惊”不能单用。根据“A”的性质，“AA 哩”分为三小类。

#### ① A 为拟声词性语素

|                  |             |                         |
|------------------|-------------|-------------------------|
| 唧唧哩“唧唧”地尖声哭叫的情状  | 嗡嗡哩“嗡嗡”叫的情状 | 嘎嘎哩(乌鸦等)“嘎嘎”叫的情状        |
| 剥剥哩(咬起来)“剥剥”响的情状 | 蹦蹦哩“蹦蹦”响的情状 | 啰啰哩(电扇等)快速转动并发出“啰啰”声的情状 |

#### ② A 为动词性语素

|              |               |                |
|--------------|---------------|----------------|
| 惊惊哩形容担惊受怕的样子 | 满满哩(眼泪等)溢出的样子 | 钻钻哩多形容穿刺般疼痛的情状 |
| 跳跳哩形容急切的样子   | 耸耸哩头发蓬乱的样子    | 叉叉哩用筷子不停地夹菜的样子 |

#### ③ A 为形容词性语素

|           |        |                  |
|-----------|--------|------------------|
| 旺旺哩形容晴空万里 | 好好哩好好的 | 轻轻哩轻轻的           |
| 重重哩重重的    | 呆呆哩呆呆的 | 顺顺哩动物很顺从地摇着尾巴的样子 |

另外，还有少数“A”为名词性词根。如“壳壳哩形容如甲壳般坚硬、毛毛哩起毛状”。

### 1.2 “ABB 哩”的构成

#### 1.2.1 “ABB 哩”中的“A”

能进入“ABB 哩”中的“A”和能进入“AA 哩”的不尽相同，“ABB 哩”中的“A”有很多是名词性词根，但是没有拟声词性词根。

#### ① A 为名词性词根

|               |               |                |
|---------------|---------------|----------------|
| 水泱泱哩多形容瓜果含水量足 | 灰喷喷哩形容灰尘飞扬的样子 | 雨哗哗哩形容下倾盆大雨的情状 |
| 毛茸茸哩毛茸茸       | 云翻翻哩乌云翻滚貌     | 尿淋淋哩形容不停拉尿的情状  |

#### ② A 为形容词性词根

|              |             |                     |
|--------------|-------------|---------------------|
| 厚巴巴哩多形容布料很厚实 | 醅霸霸哩形容浓而粘   | 瘪拉拉哩多形容球状物凹陷得很厉害的样子 |
| 硬绷绷哩硬绷绷      | 长纤纤哩形容修长的样子 | 密稠稠哩形容很稠密           |

#### ③ A 为动词性词根。这类较少。

|                    |                             |
|--------------------|-----------------------------|
| 滚爆爆哩形容水、油等翻滚、飞溅的样子 | 叫嘎嘎哩多形容乌鸦“嘎嘎”大叫的情状          |
| 叫哇哇哩形容高声大叫的情状      | 肿拈拈哩形容浮肿得很厉害的样子(拈：用扫把、棍棒等打) |

### 1.2.2 “B”的虚实

从意义上看,“ABB哩”中的“B”大部分仍有词汇意义,这些“B”多为可单用的动词、拟声词性语素。如:

滴:下滴

湃:粘;贴。~膏药

麦:裂。墙~开得墙开裂了

射:用弹力送出。~箭

暴:突出。筋下都~出来得了。

呵:吸气声(拟声词,多叠用)

哇:大叫声(拟声词,多叠用)

水滴滴哩水连滴貌

尿湃湃哩形容粘满尿的样子

干麦麦哩干得开裂,多形容口干得很厉害

火射射哩形容火气(中医病症)极盛

筋暴暴哩青筋(血管)突出状

辣呵呵哩形容辣得直吸气的情状

叫哇哇哩形容高声大叫的情状

小部分“B”不具词汇意义,只有形象或感情的虚义。如:

黑懂懂哩皮肤很黑貌

水决决哩多形容瓜果之类含水量很足

毛茸茸哩毛茸茸

亮东东哩形容很明亮的样子

轻莽莽哩很轻状

酩弄弄哩形容汁液很浓

瘪拉拉哩多形容球状物凹陷得很厉害的样子

胖里里哩胖乎乎

吕叔湘先生(1956: 10)指出:“(普通话中)有一类叠字复词是在一个单字形容词后面另外重叠一个字的,如‘冷清清’、‘闹哄哄’。这重叠的部分,有的本来就没有意义;有的本来也有意义,但是到了这类复词里面也就以衍声为他的作用”。汨罗方言含词汇意义的“BB”到了“ABB哩”中也词缀化了,和不具词汇意义的“BB”在语义功能上趋同:都表示一定的形象和感情的虚义,兼有一定的程度意义。

### 1.2.3 “BB”与“A”的搭配

“B”要重叠为“BB”才能与“A”结合,“BB”与“A”有固定的搭配关系,能进入“ABB哩”中的“BB”有些只能与一个“A”搭配。如:

直统统哩形容很直

黄檀檀哩黄澄澄

面色色哩形容害羞、不好意思的样子

油利利哩油多貌

有些可与两个以上的“A”搭配。如:

一茸茸: 白茸茸哩形容非常白

毛茸茸哩毛茸茸

霉茸茸哩形容东西发霉很严重

灰茸茸哩形容灰尘很多的样子

一呵呵: 红呵呵哩形容面色红润的样子

辣呵呵哩形容辣得直吸气的情状

笑呵呵哩即“笑呵呵”

活茸茸哩形容因土地肥沃而蔬菜长得很好的样子

花茸茸哩多形容衣服花里胡哨

油茸茸哩形容油脂很多的样子

青呵呵哩形容很青

嫩呵呵哩形容口感很嫩

反过来也一样,有些“A”只和一种“BB”搭配。如:

门撒撒哩形容门完全敞开的样子

贼拎<sup>21</sup>拎<sup>21</sup>哩蹑手蹑脚貌

好生生哩好好儿

沙鏢<sup>21</sup>鏢<sup>21</sup>哩多形容吃到沙子时发出“鏢鏢”声响的情状

更多的“A”可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BB”搭配，但是数量不会太多。例如：

水一： 水冻<sup>21</sup>冻<sup>21</sup>哩水往下流貌  
水决决哩多形容瓜果含水量足  
水滴滴哩水连滴貌

紧一： 紧巴巴哩紧巴巴  
紧嚼嚼哩多形容肉炒得很老  
紧固固哩(抓握得)紧紧的

水□□nia<sup>33</sup>nia<sup>33</sup>哩形容含水量多(贬义)

水□□tsø<sup>21</sup>tsø<sup>21</sup>哩形容含水量多(贬义)

水□□tɕia<sup>21</sup>tɕia<sup>21</sup>哩形容水往外流并发出“□□tɕia<sup>21</sup>”声的情状

紧绷绷哩紧绷绷

紧扎扎哩形容物件扎得很紧

紧□□to<sup>43</sup>to<sup>43</sup>哩紧紧的

#### 1.2.4 “ABB 哩”中“ABB”的结构方式

由含词汇意义的“B”构成的“ABB哩”，其“ABB”主要有三种结构方式：

① 主谓式。A为名词性词根。如：尿淋淋哩、灰喷喷哩、云翻翻哩、水滴滴哩水连滴貌。

② 后补式。A为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根。如：滚爆爆哩、叫嘎嘎哩、酃霸<sup>21</sup>霸<sup>21</sup>哩、瘦架架哩瘦得只剩下骨架，形容很瘦。

③ 并列式。A为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根。这类词的数量不多。如：急忙忙哩即“急忙忙”、松垮垮哩即“松垮垮”、呆笨笨哩形容人反应迟钝，不聪明。

由不含词汇意义的“B”构成的“ABB哩”，其“ABB”的结构方式都是附加式：

④ 附加式。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语素均可充当词根，BB 为完全虚化的词缀。如：皱巴巴哩皱巴巴、酸揪揪哩形容很酸、黑懂<sup>21</sup>懂<sup>21</sup>哩皮肤很黑貌。

#### 1.2.5 “ABB 哩”的结构层次

“ABB 哩”中的“BB 哩”有的不能单用。如：

矮墩墩哩矮墩墩

光塌塌哩精光状

酃弄弄哩形容汁液很浓

嫩欢欢哩形容蔬菜很嫩

\*墩墩哩

\*塌塌哩

\*弄弄哩

\*欢欢哩

有的可以单说。如：

- (1) a. 今日热烧烧哩今天很热。  
b. 屁大个事，搞猗烧烧哩屁大的事，搞得热火朝天的！
- (2) a. 上昼雨哗哗哩，落猗冇打停上午大雨倾盆，下个没停。  
b. 上昼雨落猗哗哗哩上午下着倾盆大雨。
- (3) a. 伊两天风呜呜哩，吹猗好怕人这两天风很大，发出呜呜声，吹得很吓人。  
b. 摩托车开猗呜呜哩摩托车开得呜呜地叫。
- (4) a. 田栽猗稀牛牛哩秧插得很稀。  
b. 伊只细伢走路牛牛哩大意：这个小孩步子迈得很大(走路很快)。

上面各例中的 a 句是“ABB 哩”，b 句是对应的“BB 哩”单用。

“ABB 哩”无论有无对应的可单说的“BB 哩”，其构造都是“ABB+哩”，如 a 句中的“热烧烧哩”之类，虽然“烧烧哩”可以单说，也不能分析为“热+烧烧哩”，只能分析为“热烧烧+哩”。“ABB 哩”中所含的“BB 哩”和相应的可单说的“BB 哩”是两码事，试比较：

- (5) a. 伊隘<sup>3</sup>洗衣粉蛮好，洗倚泡鼓鼓哩这些洗衣粉挺好，洗起来泡沫很多。  
b. 伊隘<sup>3</sup>洗衣粉蛮好，洗倚个泡鼓鼓哩这些洗衣粉挺好，洗起来泡沫很多。  
c. 他气倚鼓鼓哩他气得很厉害。
- (6) a. 今日雨霍霍哩今天雨(下得)“霍霍”地响。  
b. 落倚个雨霍霍哩雨下得“霍霍”地响。  
c. 几个细伢吃倚霍霍哩，好怕人几个小孩吃得“霍霍”地响(形容能吃)，很吓人。

上面两例中，如例(5)，a 中是个“ABB 哩”(泡鼓鼓哩)，b 和 c 中是“BB 哩”(鼓鼓哩)单用。a 中“泡鼓鼓哩”的构造是“ABB+哩”(“泡鼓鼓+哩”)，“BB”(鼓鼓)和“哩”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b 中的“鼓鼓”和“哩”才有直接的结构关系。b 中的“鼓鼓哩”就是 c 中的“鼓鼓哩”，而 c 中的“鼓鼓哩”是个“AA 哩”，因此 b 中的“鼓鼓哩”其实也就是一个“AA 哩”。在现代共时平面看，“ABB 哩”并非由“A”和“BB 哩”组合而成，有些“ABB 哩”有同形的可单用的“BB 哩”，只不过是某些“ABB 哩”中的“B”，如例(5)a 中的“鼓”正好也可构成一个“AA 哩”(“鼓鼓哩”)。不过，此类“ABB 哩”在形成之时应该和单用的“BB 哩”有密切的关系，这点下文再述。

#### 1.2.6 “ABB 哩”与“AB”

“ABB 哩”中的“AB”一般不能单说，仅以本文举到的为例，“AB”除了“紧扎形容扎得紧”、“热炸灼热”可以单说，还有部分“AB”加上形容词词尾“得”(tei<sup>33</sup>)可单用(如“嫩呵得形容蔬菜很嫩”)之外，其余都不能单说。也就是说，有许多“ABB 哩”不存在基式，因此，很难说多数“ABB 哩”是由基式“AB”重叠加“哩”构成的。

### 1.3 “哩”的功能

在语法上，词尾“哩”是形容词重叠式的构成要素和标志，且能使重叠式具有状态形容词性，语义上起加强描状性的作用。

其一，成词功能。“哩”是重叠式“AA 哩”、“ABB 哩”的构成要素。前面提到，汨罗话中的“AA”(\*好好)、“ABB”(\*红通通)不能单说，只有后附“哩”才能构成可独立运用的“AA 哩”(好好哩好好的)、“ABB 哩”(红通通哩红通通)。

其二，标记功能。语法上，“哩”还是“AA 哩”、“ABB 哩”两类重叠式的标志，其重要性体现在：能使重叠式具有状态形容词性。

其三，描状功能。“AA 哩”、“ABB 哩”中的“哩”有加强描状性的作用。清代学者范寅早就注意到这点，他在《越谚》“‘哩’字之谚第十四”中解释说：(“AA 哩”之)“哩”，元人词曲始为语助。越谚为语助尤多，大抵以“哩”作“貌”解(侯友兰，2006: 93)。以汨罗话观之，“哩”类似于古汉语中的“然”(略等于“……的样子或情状”)，“‘哩’作‘貌’解”是符合语言事实的，它具有强化描状功能。

## 二 “AA 哩”和“ABB 哩”的表义特点

施其生先生报道过汕头方言的 11 种重叠所构成的重叠式有惊人的共性：都用于描写某种情状，大多伴随“程度”的语义，在语义特征上接近状态形容词(1997: 84)。从上面描写的语言事实看，汨罗话“AA 哩”、“ABB 哩”也同样具有一般状态形容词的表义特征。

### 2.1 形象性

汨罗方言“AA 哩”、“ABB 哩”有明显的形象意义。如“排气扇啰啰哩转”大意：排气扇伴随着“啰啰”声快速地转动着”中，“啰啰哩”不仅描绘了排气扇“快速转动”的样子，还描摹了转动时发出的“啰啰”的声音。

### 2.2 强调性

即强调语义。“形容词和副词的重叠，是一种夸张和加重语意的说法”(王力, 1954: 156)，“重叠式的加强语义作用是一种句法临摹现象：通过语音形式的扩大(添加音节)来加强意义”(石毓智、李讷, 2001: 93)。汨罗话的“AA 哩”、“ABB 哩”都强调某种意义上的增量。如“耳朵内里嗡嗡哩耳朵里面嗡嗡地响”强调耳鸣达到很厉害的程度，“伊个西瓜甜摸摸哩这个西瓜特别甜”强调了西瓜甜的程度。

### 2.3 持续性

“AA 哩”、“ABB 哩”描绘的状态具有持续性。如“打衙个门砰砰哩打得门‘砰砰’地响”，“砰砰”表明门响的次数多，且在“打门”这个时间段里是连续的；如果门响的次数只有两三次，则不能用“砰砰哩”来表述。再如“他一讲话就恶筛筛哩他一说话就凶巴巴的”，其中的“恶筛筛哩”是“他”在每次“说话”的特定时间段里所持续的状态。

### 2.4 主观性

状态形容词常常带有主观估价作用，包含着说话人的感情色彩(朱德熙, 1980: 35)。汨罗话“AA 哩”、“ABB 哩”也是如此。如“咯咯哩”多形容母鸡下蛋后“咯咯”叫的情状，它本身不带褒贬色彩，但在具体语境中可表现说话人不同的心态。某人觉得有收获、感到高兴，就说“鸡咯咯哩叫，生得蛋得鸡‘咯咯’地叫，生了蛋了”；另一人的感受则可能是刺耳、心烦：“就齐”是咯咯哩叫，吵死人就这样一直‘咯咯’地叫，吵死人”！

## 三 “AA 哩”、“ABB 哩”的表义特征

就入句功能来看，“AA 哩”、“ABB 哩”在句中可充当谓语、状语、补语和定语，充当补语、定语时需分别加标记“衙得”、“个的”。

### 3.1 充当谓语

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更趋向于作谓语(沈家煊, 1999: 300)。普通话“状态形容词”作谓语是其主要句法功能。这一点也适于“AA 哩”、“ABB 哩”，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可在句中充当谓语。如：

- (7) 我个眼睛雾雾哩我的眼睛雾蒙蒙的。
- (8) 今日哈欠蹦蹦哩大意：今天哈欠打得“蹦蹦”地响(形容哈欠很多)。
- (9) 橘子黄霜霜哩橘子黄橙橙的。
- (10) 芋头粉糊糊哩，几好吃得芋头粉粉的，挺好吃。

### 3.2 充当状语

“AA 哩”、“ABB 哩”充当状语也很自由，无需标记。其中，由拟声词性语素充当的“A 哩”作状语的情况相对多些，修饰的是“叫响”类(发出声响义)动词。如“挤挤哩叫‘挤挤’叫的情状”、“砰砰哩响‘砰砰’响的情状”、“婆婆哩哭哭得非常伤心、悲痛的情状”、“啊啊哩哼‘啊啊’呻吟的情状”等。

(11) 边地唱戏，她滥滥哩想去看大意：那儿唱戏，她一门心思想着要去看。

(12) 他劲参参哩来得他劲头十足地来了。

### 3.3 加“倚”充当补语

典型的补语是自由的补语和粘着的补语(赵元任, 1979: 176)，这是从补语与述语的粘合度来说的。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等则是从意义、功用(性质)角度来分的。汨罗话中的“AA 哩”、“ABB 哩”充当的是自由的状态补语，不过一定要有补语标记“倚得”[tɕi<sup>21</sup>]。

(13) 她个喉咙哭倚哈哈哩她的喉咙哭得很嘶哑。

(14) 扫倚灰拂拂哩扫得灰尘飞扬！

### 3.4 加“个”充当定语

“AA 哩”、“ABB 哩”作定语的情况相对要少，且其后要有标记“个的”[kɕi<sup>33</sup>]。如：

(15) 是只车车哩个妹嘞，我哩下喜欢她大意：(她)是个做事很快捷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

(16) 爇倚烂弄弄哩个肉，你只管多吃隘地得很烂的肉，你尽量多吃点儿。

“AA 哩”、“ABB 哩”具有状态形容词性，其用法比性质形容词受限制：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如不能说\*“好吓人，木桥走倚特别摇摇哩”，正确的说法是去掉“特别”：好吓人，木桥走倚摇摇哩很吓人，在木桥上走时桥摇摇欲坠；也不能直接用“不”、“莫”否定，如\*“他不矮墩墩哩”，\*“你莫懒洋洋哩”。施其生先生(1997: 84)指出汕头方言的各种重叠式“无论是语义特征还是语法功能都和一个状态形容词差不多”，汨罗话也如此，两地的“共性”看来不是偶然的。

## 四 “AA哩”、“ABB哩”的生成机制

如上所述，汨罗方言的“AA 哩”和“ABB 哩”有着共同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其形式可概括为“【词根(·词缀)】(重叠)+词尾”。这种形式的生成机制，似乎都是通过“重叠”(A→AA, AB→ABB)并“加缀”(+哩)来生成，但是从上面所描写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AA 哩”和“ABB 哩”的构成常常不论其构成要素(“A”、“AA”、“B”、“AB”、“BB”、“BB 哩”等)是何种词性，语义上能否搭配，是否具有词汇意义，能否单说，结构方式如何，只要相关构成要素套入“【词根(·词缀)】(重叠)+词尾”这种框式，就可生成一个语义和功能都像状态形容词的语言成分(当然，语素的套入不具任意性，而具约定性或受某些限制，如“A”的意义，“A”与“B”的语义匹配等)。也就是说，“AA 哩”和“ABB 哩”不一定是由一个形容词性的“基式”变化而来的，一个明证就是大部分的“ABB 哩”并不存在相应的“基式”。这和印欧语由词根曲折或由词缀变化而表示某种语法意义的构形机制很不相同。施其生先生在分析汕头方言的重叠时特别指出：通常认为“重叠”在汉语中是词的一种

构形手段,然而汕头方言“重叠”不限于构形,可以是构词的手段。也就是说,重叠打破了构词与构形的界线(1997: 84)。在这个问题上,汨罗方言和汕头方言的情况相似。

当然,不排除汨罗方言“AA 哩”和“ABB 哩”在形成之初,是经由基式“重叠”再加缀的机制生成的,尤其是其中的“AA 哩”。但是到了“【词根(·词缀)】(重叠)+词尾”成为一种能产性很强的结构框式之后,大量“AA 哩”、“ABB 哩”的生成就不需要基式来重叠加缀,不分构词和构形了。像“蹩蹩哩走路摇晃、不稳状”、“雾蒙蒙哩雾蒙蒙”应该就是这样生成的。

## 五 “哩”的语源及“ABB 哩”的形成

### 5.1 “哩”的语源讨论

据我们了解,“哩”尾在南部方言如湘语(湖南)、赣语(江西、湖南、福建)、客话(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陈山青, 2009)中普遍存在。此外,无锡、江苏、上海等一带吴语中也有少量“AA 哩”词语残存(叶翔, 2001: 107; 刘丹青, 1986: 11; 钱乃荣, 1997: 68)。历史资料中,就我们所能查检到的,“AA 里”词语在宋人话本小说《京本通俗小说》已经出现,不过只有 1 例,是“白白里”(杨伯峻、何乐士, 1992: 513);最早成批量出现“AA 里”的是冯梦龙编的距今超过 360 余年的吴地(苏州一带)民歌集《山歌》;客家方言中,则在由瑞士巴色会传教士编写、于 1879 年出版的客家课本《启蒙浅学》中已大量出现<sup>1</sup>。

从读音来看,南部湘语、赣语、客家等方言点中的形容词词尾“哩”和方位词“里”的发音常常相同或相近,一般都读[li]。方位词“里”和词尾“哩”语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南北朝时,“里”的词义已从表方位虚化,如“红颜啼里灭”、“寒田获里静”中的“啼里”、“获里”等于说“在啼/获的时候(中间)”(汪维辉, 1999: 35-37),“里”已经不表示特指的方位而带上了某种状态在持续之中的意义。唐宋诗词中这种用法很多。如<sup>2</sup>:

- (17) 静里改诗空凭几,寒中注易不开帘。 (唐·皮日休·《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  
(18) 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全宋词·黄庭坚·《水调歌头》)

到了元曲中,这种用法越发常见,而且有大量的“双音节词+里”。如:

- (19) 人着箭踉跄身歪,马中枪惊急里脚失。 (《元曲释词》二, 203 页)  
(20) 慌忙里早把这灯都吹杀了,那里摸我那行李衣服去? (全元曲·杂剧三)  
(21) 父亲是刘季真。有宇文庆是养爷,幼小里将我来恩养的成人长大。 (全元曲·杂剧三)  
(22) 慢松松胸带儿频那系,裙腰儿空闲里偷提。 (全元曲·杂剧一)

上面的“里”进一步虚化,表示的是处于某种状态之中。无论在语义上还是语法功能上,这种“里”和“AA 里”的“里”已可看出有相通之处。石汝杰先生(2006: 174)在分析《山歌》中的“AA 里”时,推测“里”可能就是方位词“里”,是有道理的。

由此,我们认为汨罗方言中的形容词词尾“哩”可能来源于方位词“里”。

### 5.2 “ABB 哩”的形成

“ABB 哩”的产生,汉语中词的复音化倾向应是其动因,其途径大致有三种:

<sup>1</sup> 《启蒙浅学》复印件由庄初升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sup>2</sup> 除例(19)外,例(17)-(22)均来自北大语料库。

第一种是“AB”依“AA 哩”的模式作局部重叠而产生“ABB 哩”，有基式“AB”的属于此类。如：

|            |                       |                       |
|------------|-----------------------|-----------------------|
| A → AA 哩   | 紧 → 紧紧哩紧紧的            | 炸 → 炸炸哩灼热状；或形容痒子刺痒的感觉 |
| AB → ABB 哩 | 紧扎紧 → 紧扎扎哩形容物件扎得很紧的状态 | 热炸 → 热炸炸哩形容很灼热        |

第二种是由“N+AA 哩”凝聚而来，凝聚过程伴随有重新分析的过程。“AB”有主谓关系的多属此类。此类“ABB 哩”大都有同形的可单说的“BB 哩”，却并非由“A”和“BB 哩”组合而成，这是在现代的共时平面看；如果要探寻其形成的机制，还是离不开单用的“BB 哩”。汨罗方言中留存了这种凝聚过程的用法，以上文所举例(5)为例：

- (5) a. 伊隘<sup>3</sup>洗衣粉蛮好，洗倚泡鼓鼓哩这些洗衣粉挺好，洗起来泡沫很多。  
 b. 伊隘<sup>3</sup>洗衣粉蛮好，洗倚个泡鼓鼓哩这些洗衣粉挺好，洗起来泡沫很多。  
 c. 他气倚鼓鼓哩他气得很厉害。

c 句“鼓鼓哩”是个“AA 哩”，应该是最早有的格式，b 句也是个“AA 哩”，不过是作为谓语而和“泡”之类组合，此时是“N+AA 哩”(泡+鼓鼓哩)。因为“泡”的情状常常会是“鼓鼓哩不停冒出的样子”，这种组合在语言中出现频繁，日久很可能凝固，语义上专用来表示泡沫大量冒出的样子，结构上发生“重新分析”，“哩”跃高一个层次，变成和“泡+鼓鼓”组合，于是成了“泡鼓鼓+哩”，完成了向“ABB 哩”的质变，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 a 句里的“泡鼓鼓哩”。其过程可用下式表示：

|          |      |                   |
|----------|------|-------------------|
|          | 重新分析 |                   |
| “N+AA 哩” | →    | “NAA+哩” = “ABB+哩” |
| (泡+鼓鼓哩)  |      | (泡鼓鼓+哩)           |

汨罗方言中的“ABB 哩”，在现在还可以找到不少相应、同形的“N+AA 哩”。例如：

- (23) a. 他鼾咕咕哩得，我是睏不落觉大意：他鼾声很响了，我却睡不着。  
 b. 他打倚个鼾咕咕哩他打鼾打得“咕咕”地响。  
 (24) a. 他俚收亲好热闹，铕通通哩他家办结婚酒很热闹，铕声‘通通’地响(个不停)。  
 b. 他俚收亲好热闹，放倚个铕通通哩他家办结婚酒很热闹，铕放得‘通通’地响(个不停)。  
 (25) a. 他讲倚饽爆爆哩他讲得唾沫飞溅。  
 b. 他讲倚个饽爆爆哩他讲得唾沫飞溅。

以上两种可能是原始的形成途径，第三种可称之为“框式类推”，即当“ABB 哩”已经成为普遍而常用的格式之后，更大量的是只要将相关语素代进“ABB 哩”框式中，就形成一个新的“ABB 哩”<sup>3</sup>。用两个实语素构成的如“热喷喷哩热气腾腾”、“急烧烧哩心急火燎状”之类，用一个实语素加一个虚语素构成的如“皱巴巴哩皱巴巴”、“亮术<sup>3</sup>哩亮得发光的样子”之类。

<sup>3</sup> 普通话中的一些“ABB”正通过“框式类推”进入汨罗方言中，如“喜洋洋哩”、“稀拉拉哩”老派一般不说，但新派用。

第一种存在基式，后两种都可以不存在基式。如果从传统的构词法、构形法看，第一种属于构形法，后两种属于构词法。从“ABB 哩”的形成途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汉语重叠式的形成过程中常常是不管“构词法”还是“构形法”的。

#### 参考文献

- 陈山青. 2006. 《汨罗长乐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山青. 2009. 〈南部汉语方言中的形容词词尾“哩”〉，湖南省语言学会第13届年会(株洲)论文。  
侯友兰. 2006. 《〈越谚〉点注》。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丹青. 1986.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1。  
吕叔湘. 1956.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乃荣. 1997. 《上海话语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施其生. 1997. 〈论汕头方言中的“重叠”〉，《语言研究》1。  
石汝杰. 2006. 《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石毓智、李讷. 2001.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力. 1954. 《中国语法理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汪维辉. 1999. 〈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2。  
香坂顺一著，江蓝生、白维国译. 1997. 《白话语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杨伯峻、何乐士. 1992.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  
叶翔. 2001. 〈无锡方言加强程度的表达方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0. 〈汉语形容词研究〉，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载1956年《语言研究》1)。

## The “AA li (哩)” and “ABB li (哩)” in Miluo Dialect of Hunan

CHEN Shan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attern of “AA li (哩)” and “ABB li (哩)” in detail and analyzes its formation laws, semantic features,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Miluo dialect of Hunan.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etymology of the “li (哩)” and the forming process of “ABB li (哩)”.

**Keywords** Miluo dialect,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li* (哩)